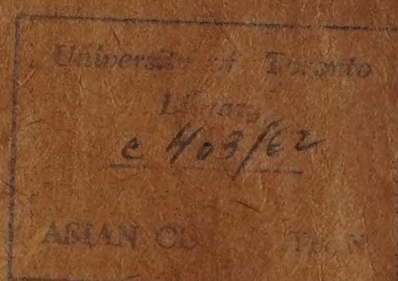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　蜀太子元膺豭喙齲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

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爲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爲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衞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衞捕潘峭毛文錫至撾之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

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淸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發兵討爲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千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犇躍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己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匄食舟

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爲衞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爲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

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許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
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
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
甲午立宗衍爲太子
四年春正月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
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　秋八月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
爲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
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
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

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傳素罷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鬭鷄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

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
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沈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為馬
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
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
寘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
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
宗族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
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
得入見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

難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册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竝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

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爲茂州刺史玢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

貶維州司戶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邪郡王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

自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内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
周輅宋光葆宋承藴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使皆干
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
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
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
五年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
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内教
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内宫中或得厚賂而免之
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
令錄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廵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亙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

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
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
而卒癸未至梓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爲
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及韋
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
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
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
之孫初爲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
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

之更爇皁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
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
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
炬千餘居前船卻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
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爲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
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夏四月蜀軍使
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
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

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　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

酒悲因諧笑而罷　冬十月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國亡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啟北敵之謀不聽

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

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巖還初帝因巖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巖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巖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

也帝深以爲然　秋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諤爲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　九月己亥至成都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

休請擇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爲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蜀以唐脩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

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秋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

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眾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

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竝參預都統軍機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卽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

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
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
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
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
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
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犇馳郡縣罷於
供億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
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
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彊盛雄視
鄰邦邊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

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
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
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
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
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
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
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
者乂薊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
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爲
羣臣同謀沮己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

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爲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决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

守之兵執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犇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它軍它軍安能

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於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趨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

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崇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渡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

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郭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苅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

合謀送款於唐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奔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

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敎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卽降或謂嚴曰公首建伐蜀

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恐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

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伎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衞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

壁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爲吾福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曰營衡麓之間爲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不降對

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
曰令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
皆斬之幷其子　閏十二月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
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
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奬任又賜王衍詔
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
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
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二月
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景進等言

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賫勑往誅之勑曰王衍一行竝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夏六月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鍇等爲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三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

張溥曰蜀太子元膺之死鄭王宗衍之立皆非建意也唐襲以舞僮得幸元膺易之數相構誣七夕之宴王宗翰不至元膺遷怒於潘峭毛文錫請賜貶斥襲即告其爲亂召兵入衛倉猝疑鬭並見殺傷襲中流矢墜馬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亦爲衛兵所殺旣議立儲建必屬宗輅宗傑徐賢妃結宦者唐文扆敎相士言宗衍相貴又諷張格贊成之遂立爲太子夫元膺告變建

遣宗翰慰撫急望生全衍雖以母寵得立建嘗憂其幼懦弗克勝任慈父之愛知子之明於人情無大相遠且釁非巫蠱而啟子弄父兵之禍女冥驪戎而開廢長立少之疑建亦心知其非不能自斷豈老夫耄焉慮鮮及世哉衍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以皮相之誠善於元膺之猳喙齞齒然朝盈狎客國效醉妝母妃鬻官寺人出鎮太史奏貪狼之風君臣迷甘州之曲般樂待亡何以延久唐郭崇韜李紹琛輔魏王繼岌入討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自古國家

覆亡未有若是速者衍與櫬出降僅冀免死莊
宗聽景進言竟負信三辰湛彼一族殺降不仁
禍不旋踵然身爲臣虜死生在人秦川悲怨又
誰咎哉王宗弼王宗壽皆建養子宗弼受詔輔
政賣國劫君宗壽諫衍荒飲守義不降蜀亡之
後收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忠臣板
蕩於家人見之然宗弼輸款所求惟西川節度
反爲崇韜所誅宗壽亡入熊耳山唐明宗義而
官之爲叛首者果何益乎徐賢妃臨刑叫呼劉
氏死不受辱衍上愧其母下愧其妾斯時亦哀

已爲陳長城公而所遭不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九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鄴都之變李紹琛之叛附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月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吳揚州司馬嚴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

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歸

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二年春正月勑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淩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怨　三月己巳朔上祀南

郊大赦租庸副使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

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已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塡門性剛急遇事輒發變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

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鎭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

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皆販鬻之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勑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今陛

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勅旨未須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

人屢以爲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令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六月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爲宣武節度使

秋八月癸酉以副使衞尉卿孔謙爲租庸使右威衞大將軍孔循爲副使循卽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爲毬場前年陛

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春二月庚辰徙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衞州刺史李從珂爲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手安得爲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

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

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匿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爲東都與唐府爲鄴都　夏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淸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爲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

溼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表求入朝帝不許　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爲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

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爲相戊申大軍西行　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都蜀主出降事見莊宗滅蜀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相從反呫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爲

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臨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伎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

崇韜陽許之旣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
留崇韜鎭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横今
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
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
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
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貳丙子以知
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
赴洛陽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
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
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

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爲重也乃徙憲爲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爲鄴都監軍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嘗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

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
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
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爲羣往往餧死流
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
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
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
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
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帝以軍儲不足
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尚書李琪
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

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
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
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勑
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
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扇馬亦不可乘
況任宦者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
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
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
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
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

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己為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

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它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

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
壕彦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
作矣乃晝夜兼行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侍與帝故舊且
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宦求匄無厭遂拒不與大軍
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
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己故驚懼閱兵
自衞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
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
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

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正月癸亥繼麟入朝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
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
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
勿復言且主上無勅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
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爲變益
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
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
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幷殺其子廷誨廷
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

行軍三千里外初無勑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勑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洛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愕羣議紛然帝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

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友謙二子令德爲武信節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

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爲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爲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

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爲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晸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勅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勅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

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晸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晸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晸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

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淸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彦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彦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淸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彦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

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
彥瓊單騎犇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
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
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案召
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
市吏皆逃散公尙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
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
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尙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
之衆推在禮爲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
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

其使以聞　丙申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爲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呫囁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遇勅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

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助順與國家掎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爲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

琛遣人斷桔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爲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眞討之 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詔敕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爲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

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
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夜從馬直
軍士王温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
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
得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由是益有寵
帝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
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
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
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
冤及王温作亂帝戲之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存乂又

教王温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與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禆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

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畱宿衞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内外所薦久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紿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爲戰守備知祥浚濠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八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

紹琛延厚集其眾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丁巳朔李紹眞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眞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

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
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
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
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
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近從馬直
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
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
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
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
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

嗣源及李紹眞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邀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眞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兵敗與十餘騎犇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巵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

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 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眞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眞及中門使安

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習懼復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爲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

勍勍先誘而殺之武寧監軍以李紹眞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勑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卽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旣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

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糲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衞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衞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旣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衞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

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泰寧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嗣源家在眞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

自橫水將所部兵由盂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衞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甲戌李紹榮自衞州至洛陽帝如鷂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

從之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皐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

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温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温卽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爲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卽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帝至萬勝

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罌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

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

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黄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衞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衞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

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犇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爲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都

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
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爲臣盡節又何罪也
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
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
則歸藩爲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
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
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
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
不許李紹榮欲犇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
至平陸止餘數騎爲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

衆千人棄鎮犇晉陽　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爲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犇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

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犇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官上牋啟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小者數百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之乃悉用老舊之人

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樞密使安重誨與李紹眞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爲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犇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

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爲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嶤遭亂皆不知其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監國恐征蜀軍還爲變以石敬瑭爲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爲河中留後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句司依舊爲鹽鐵

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眾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沖爲華州都監應接西師沖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

李存敬過華州沖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彥鍇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鍇還鎮召沖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眞紹眞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眞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爲公報仇邪紹眞由是稍沮 辛丑監國敎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爲溫韜段凝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爲樞密使 有司議卽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讐繼

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册百官吉服稱賀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退營　甲寅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僞餘復舊規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五月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

之姪也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秋七月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於雍陵廟號莊宗

二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張溥曰同光四年之變始於魏王繼岌之殺郭崇韜成於皇甫暉之刧趙在禮終於郭從謙之弒莊宗然崇韜之死不特非帝心即魏王亦弗願也馬彥珪說劉后作教李從襲等環而泣請魏王不得已應之殺一大將在須臾間刑無勅

書罪無主名升階攜首蓋直戲耳皇甫暉夜博
不勝因訛言造亂殺傷仁昰奉趙在禮爲帥豈
眞欲反哉適以戲激也郭從謙帝所幸愛厚於
郭崇韜李存乂帝以是戲之懼而謀變尋常諧
謔之言卽帝亦忘之不意露刃注矢出其間也
魏王擅殺崇韜其罪當問卽不問當坐彥珪從
襲帝不一省反聽景進言誅李存乂族朱友謙
以甚其過則天下眞以爲帝殺崇韜矣趙在禮
爲亂兵所逼擾攘至鄴都先遊擊之後慰撫之
皆可無大變無如史彥瓊之開門揖盜又絕彼

自新也鄴都招撫帝既命李紹榮又遣李嗣源
往討一方小警兩將並出理亂絲而棼之曷以
靖諸張破敗作亂嗣源幾踵在禮幸而得脫冀
歸朝廷復爲紹榮阻遏懼無以明石敬瑭乃說
取大梁帝聞之以爲嗣源果反也輕離宮闕回
翔汜水而郭從謙彎弓起矣從來國家破亡非
强寇外作卽釁叛內生聚患肘腋之間爭衡矢
石之際或相持累年或潰裂一旦禍皆有原莊
宗無是也孺子專殺民訛驟興攜蒲之卒夜驚
幕府首鼠之將朝沸京師大將忽疑兩端天子

適履境外優笑發難流矢爲殃嗣源無心乎篡
而迹涉逐君莊宗可以不亡而身先被弑變出
偶然勢成莫反雖有智勇已不及施是錄帝立
漢高馬上之功而不割元帝洞簫之愛慕唐宗
用兵之長而未絕玄皇幃房之溺遂至顛沛俄
頃與昏亂同轍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九

